

七上賦

白氏長慶集

四十田之六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四

奏狀四備表附送又兩韻等

為宰相賀赦表

為宰相請上尊號第三表

為宰相讓官表

為宰相賀雨表

為宰相賀殺賊表

賀雲生不見日蝕表

為崔相陳情表

忠州刺史謝上表

賀平淄青表

賀上尊號後大赦表

杭州刺史謝上表

爲宰相謝恩賜酒脯餅果等狀

爲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綵等

狀

爲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白爲段相謝借飛龍馬狀

爲段相謝手詔及金刀狀

爲宰相謝官表

爲宰相賀赦表
長慶元年正月就

南郊撰進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臣
與百執事奉揚宣布與億兆衆蹈舞歡呼
自天降和率土同慶臣等誠歡誠忭頓首
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出震御極建元發號
大明升而六合曉一氣熏而萬物春肆眚

措刑滌瑕蕩穢凡在圓首納於歡心矧又
祗祀天地孝享宗廟蠲減租責策徵賢良
褒德及先賞功延嗣敬賓養老念舊睦親
生人之積弊盡除有國之類綱必舉况陛
下承二百祀鴻業之重纂十一聖耿光之
初始奉嚴禋新開寶曆天下之目專專然
觀陛下之動天下之耳顚顚然聽陛下之
言斯則陛下出一言不終日必達於朝野
舉一事不浹辰必聞於華夷當疲人求安

思理之秋是陛下敬始慎微之日苟行一
善則可以動人聽而式歌舞况具衆美信
足以感人心而致和平康哉可期天下幸
甚臣等謬居重位幸屬鴻休慙竊股肱喜
深骨髓歡欣悚躍倍萬常情無任鼓舞慶
幸之至
裕其爲宰相請上尊號第二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四日臣等已陳表章
請上尊號愚誠雖懇聖鑒未迴踏地跼天

不勝大願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
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至公者非
欲其名名生而不讓故與天合德不辭故
率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也
伏惟皇帝陛下嗣興一德統牧萬方致時
俗之和平納生靈於富壽金革已偃銷七
千載之厲階玉燭方調啓一千年之聖運
天人合應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盛典猶
缺華夷失望史策無光此誠君上之謙然

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主稽天意下酌
人情再黷皇明重陳丹慊臣謹按書曰思
作睿睿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經
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凡此五者歷觀列辟
雖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陛下自即大位
及此五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
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仁和一薰
獷鷙盡化可不謂睿文乎削平天下震耀
八荒北虜求婚以稟命西戎乞盟而納款

威靈四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武乎陛下
必藉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
成推而置之可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
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號白睿文神武孝
德伏惟陛下略揚謙之小節弘祖宗之大
猷惟十一聖在天豈忘繼其志以億兆人
爲子寧忍阻其心特迴宸衷俯受徽號在
茲功不爲主宰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
哉垂裕無極此實天下之幸甚非獨臣之

幸也臣等無任誠願懇禱之至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授臣某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者寵擢非次憂惶失圖踏地
跼天不知所措臣某誠兢誠惕頓首頓首
臣聞上理陰陽下平法度外撫夷狄內親
黎元使百官各修其職一物不失其所此
宰相之任也臣有何功德有何才能越次
超倫忽承此命下乖人望上紊朝經致寇

速尤無甚於此臣謬因文學忝列班行先朝乏人擢居內職星霜屢改爵秩驟加未逾十年忽登相位名浮於實任過其才豈唯覆餗是憂實累知人之鑒况陛下肇開曆數將致升平輔弼之臣尤宜慎擇臣粗知古今敢言本末樞衡要地初不得人則理化勞心終無成日此所以重陳手疏再瀝血誠乞迴此官別授能者臣若得請便不負恩情見於辭非敢飾讓皇天白日實

鑒臣心無任懇欵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爲宰相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明在上刑政叶中則天地氣和風雨時若常聞其語今見其時臣某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臣伏以陰陽氣數盈縮相隨去秋多霖今春少雨宿麥猶茂農功未妨陛下念物憂人先時戒事靡神不舉有感必通故雲出于山月離于畢初

灑塵以霖霖漸破塊而霧霏圓田疇無
不霑足雨之所致臣知其由自上而來雖
因天降從中而得實與心期發於若厲之
誠散作如膏之澤凡在率土孰不懽心臣
等位忝鈞衡職乖燮理仰陰陽而增懼顧
霖雨而懷慙無任兢惕之至

爲宰相賀殺賊表

臣某等言伏承某道逆賊某乙某月某日
已被某殺戮訖皇靈震耀兇孽梟夷率土

普天歡呼鼓舞臣等誠喜誠忭頓首頓首
臣聞亂臣賊子阻兵干紀者明則有天討
幽則有鬼誅遲速之間罔不殲殄伏惟文
武孝德皇帝陛下君臨八表子育群生合
天覆地載之德順春生秋殺之令宿寇遺
孽闐然銷亡四海九州廓然清晏逆賊某
乙卅介賤隸兩河叛人苞藏禍心竊弄凶
器戕害主帥虔劉善良幕鸞鼎魚偷活頃
剋顛末之餘疥癩疽之遺種斧斨欲加而

先折鐵石未攻而自潰不有弔伐孰知德
威不有妖氛孰知神筭則天下之心有以
知順存逆亡其猶影響者也臣伏以某乙
既以斬首某乙將何保身若不乞降即應
生變輔之或在車則相依皮既不存毛將
安附況我乘破竹彼繼覆車止戈之期翹
足可待無任喜慶忭躍之至

臣聞賀雲生不見日蝕表古為宰相作

臣某等言臣聞堯湯之逢水旱陰陽定數

也宋景之感熒惑天人相應也蓋天地大
統不能無災皇王至誠可以銷慝嘗聞此
說今偶其時臣等誠欣誠幸頓首頓首伏
見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虧者陛下舉
舊章下明詔避正殿降常服禮行於已心
禱于天天且不違物寧無應况正陽月朔
亭午時中和氣周流密雲布護蒙然暫蔽
赫矣復明屏翳朝隰但驚若煙之涌曜靈
晝掩不見如月之初所謂誠至於中而感

通於上者也臣等敢不再陳事理重考微
祥三光忌盈必有時蝕萬物莫覩與無災
同慶生交感之間喜浹照臨之內雖卿雲
五色瑞景再中除沴致祥曾何足比百辟
伏賀萬人仰觀事彰天鑒孔明道配日新
其德臣等幸遭昌運謬荷殊私皆乏濟時
之才同居待罪之地日月薄蝕自慙變理
無功山川出雲實賴聖明有感感賀忻戴
倍萬常情無任忭躍竦踴之至

為崔相陳情表

臣植言臣有情事久未敢言今輒陳露伏
增戰灼臣亡父某官亡妣某氏是臣本生
亡伯某官某贈某官臣今承後建中初德
宗皇帝念臣亡伯位高無後以猶子之義
命臣繼紹仍賜臣名嗣襲雖移孝思則在
上荷君命永承繼絕之宗中奪私恩遂阻
劬勞之報歲月曠久情禮莫申自去年已
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

乞皆許迴授況臣猥當寵擢謬陟台階爵
祿之榮實有踰於同輩顯揚之命獨未及
於先人飲泣茹悲哀慙兩極臣今請以在
身官秩并前後合叙勲封特乞聖慈迴充
追贈儻免所請無幸於斯則臣烏鳥之心
猶再生而展養犬馬之力誓萬死以酬恩
踳地仰天不勝感咽披陳誠懇煩黷宸嚴
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奉表陳露以聞

忠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勅
旨授臣忠州刺史以全月二十八日到本
州當自上訖殊恩特獎非次昇遷感戴驚
惶隕越無地臣誠喜誠懼頓首頓首臣性
本踈愚識惟褊狹早蒙採錄擢在翰林僅
歷五年每知塵忝竟無一事上答聖明及
移秩宮寮卑冗踈賤不能周慎自取悔尤
猶蒙聖慈曲賜容貸尚加祿食出佐潯陽
一志憂惶四年循省晝夜飲食未嘗敢安

負霜枯葵雖思向日委風黃葉敢望霑春
豈意天慈忽加詔命特從佐郡寵授專城
喜極魂驚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兩河
又寧臣得爲昇平之人遭遇已極况居符
竹之寄榮幸實多誓當負刺慎身履水厲
節下安凋瘵上副憂勤未死之間斯展微
効跼身地遠仰首天高蟻螻之誠伏希憐
察無任感激懇欵彷徨之至謹遣某官某
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謹言

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臣某言伏見二月二十二日制書逆賊李

師道已就梟戮者皇靈有截睿筭無遺妖
氛廓清遐邇慶幸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臣聞亂常干紀天殛神誅李師道苟藏
禍心暴露逆節罪盈惡稔衆叛親離未勞
師徒自取擒戮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
文經天地武定華夷凡是猖狂無不誅剪

兩河清晏四海會同昇平之風實有此始
臣名參共理職忝分憂忭舞歡呼倍萬常
品守官有限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快踊
躍之至謹具奏聞謹奏
元和十四年四
月九日
臣某言伏奉七月十三日制書大赦天下
跪捧宣布蹈舞歡呼自天降休率土同慶
臣聞玄功盛德非鴻名不能形容物屬人

疵非皇澤不能滌蕩自非上聖莫能兼之
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
纂承大業子育群生信及豚魚威殲梟獍
削平寰海混一車書億兆一心願崇大號
從人欲而俯膺盛禮賜時和而廣洽皇恩
蠲減賦租收拔淹滯命黜陟而別能否開
諫議而策賢良宿弊必除舊章咸舉帝王
能事盡集於今凡在生靈孰不幸甚臣謬
當委擢職在頒條忭躍之誠倍萬常品限

以守官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忭之至
○事杭州刺史謝上表竊感不幸甚且結
臣某言去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
史屬汴路未通取襄漢路赴任水陸七千
餘里晝夜奔馳今月一日到本州當日
任訖上分憂寄內省庸虛仰天戴恩跼地
失次臣某臣謬因文學忝廁班行自先朝
黜官已來六年放棄逢陛下嗣位之後數
月徵還生歸帝京寵在郎署丕踰榮擢知

制誥未周歲正授舍人出泥登霄從骨生
肉唯有一死擬將報恩旋屬茲隅不寧朝
廷多事當陛下旰食宵衣之日是微臣輸
肝寫膽之時雖進獻愚衷或期有補而退
思事理多不合宜臣猶自知况在天鑒忝
非土木如履冰泉合當鼎鑊之誅尚忝藩
宣之寄才小官重恩深責輕欲答生成未
知死所唯當夙興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詔
條勤卹人庶下蘇凋瘵上副憂勤萬分之

恩莫酬六三仰美舉者望闕馳心葵藿之
志徒傾螻蟻之誠難達無任感恩激切之
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長慶二年
非土為宰相謝恩賜酒脯餅果等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等前件物等俯
俸受賜竦躍荷恩天酒來以分甘御羞降
而示惠臣等省躬知感因物言情寵過加
邊懼多尸素之責榮同置醴慙無麴蘖之
功徒瀝丹誠豈酬玄造

為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綵
等狀
右臣等材愧庸虛職叨輔弼遇天下削平
之日當西戎即叙之時遂使殊方致茲遠
物此皆率由玄化感慕皇風人臣既絕外
交問遺敢言已有今蒙重賜益荷聖慈况
來自外夷知德廣之所及降從中旨仰恩
深而不勝感戴慙惶倍萬常品
為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伏蒙聖慈特加寵錫珍羞出於內府旨酒
降於上尊捧戴歡榮不知所措臣以叨台
鼎新忝節旄勤勞無展於股肱醉飽有慙
於口腹如言曰百令榮重即益壽壘慈民
伏以出從內厩行及中塗假飛龍之駿駒
代跛鼈之蹇步執鞭拜命借馬喻身取其
戀主之心以表爲臣之節恩深易感情懇
難陳爲宰相謝手詔及金刀狀

辭爲段相謝手詔及金刀狀因百憂且
詔賜累加慙惶交集寵來天上感動人間
且金蘊其堅奉之而求貞王度刀宜其利
操之而遠耀天威豈唯佩作身榮實可藏
爲家寶况臣望闕漸遠受恩轉多比堅而
報國有時効死而殺身無地爲宰相謝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授臣守本官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

出自宸衷加於凡陋竦駭震越不知所爲
臣伏惟近例宰相上後合獻表陳謝臣今
所獻與衆不同伏惟聖慈特賜留聽臣伏
聞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爲宰相元崇
欲救時弊獻事十條未得請間不立相位
玄宗明聖盡許行之遂致太平實由於此
陛下視今日天下何如開元天下微臣自
知才用亦遠不及元崇若又僴俛安懷因
循保位不惟恩德是負實亦軍國可憂臣

欲候坐對時便陳當今切事下救時弊上
酬君恩臣之誓心爲日久矣陛下許行則
進不許則退進退之分斷之不疑敢於事
前先此陳啓况臣才本庸淺遭遇盛明天
心自知不因人進擢居禁署訪以密謀恩
獎太淺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
然上黷宸聽合當死責豈意憐察曲賜安
全螻蟻之生得自茲日今越流輩授以台
衡拔於萬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捫心撫

已審分量恩陛下猶不以衆人之心待臣
臣豈敢以衆人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實鑒
臣心得獻前言雖死無恨無任感恩懇款
之至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四

策林一
策林序
策林一
策林凡二十二道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五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
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閉戶累月揣摩當代
之事搆成策目七十五門及微之首登科
予次焉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餘
目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捐次而集之分爲
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四策頭策二道耳
自二策項西二道
三策尾西三道
四美謙讓日子十五門
五塞人望歸衆心
六政必成化必至
七不勞而理
八風化澆朴
九致和平復雍熙

十五澤流人心感
十一黃老術
十二化速成
十三號令
十四辨興亡之由
十五忠敬質文損益
十六議祥瑞
十七興五福銷未極
十八辨水旱之災

十六策頭早三道

臣伏見漢成帝以朱雲庭辱張禹令持下
殿雲攀檻檻折成帝容之後嘗理檻帝命
勿易以旌直臣臣每覽漢史至此未嘗不
三復而嘆息也豈不以臣不愛死雖鄰於
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雖折其檻而必容
乎不然何雲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見容
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誠化萬國以至
明臨兆人故數年之間仍降詔旨四海之

內累徵賢良思酌下言樂聞上失諭以旁
求之意詢以無隱之辭是則陛下納諫之
旨遠出於漢朝微臣獻言之罪不虞於折
檻矣况清問之下條對之中苟言有可觀
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揚其名氏優崇其爵
秩與夫勿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又相萬
也賤臣得不有犯無隱以副陛下納諫之
旨乎殫思極慮以盡微臣獻言之道乎唯
以直辭昧死上對

臣生也幸沐聖朝垂覆育之惠當陛下無
忌諱之日斯則朝聞夕死足矣而況於充
賦王庭者乎伏念庸虛謬膺詔選誠不足
以明辨體用對揚德音欲率爾而言適足
重小臣狂簡之過若默然而退又何以副
陛下虛求之心是以窺玉旒讀金策慙惶
僴俛不知所裁者久矣然以愚慮之中千
或一得而往古之成敗耳或妄有所聞當
今之得失目或妄有所見進不敢希旨退

不敢隱情唯以直言昧死生對而昧死生
二策項天二道人歸其德一報其

臣聞人無常心習以成性國無常俗教則
移風故億兆之所趨在一人之所執是以
恭默清淨之政立則復朴保和貴德賤財
之令行則上讓下競怨已及物之誠著則
蒼生可致於至理養老敬長之教洽則皇
化可升於太寧由是言之蓋人之在教若
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

化之善否繫乎君之作爲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則大平之風大同之俗可從容而馴致矣
臣聞教無常興亦無常廢人無常理亦無常亂蓋興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爲爲教興廢之本君之舉措爲人理亂之源若一出善言則天下之人獲其福一違善道則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階於亂一念於德而邦有以

漸於興交應之間實猶影響今陛下以懋建皇極爲先則大化不得不流矣以欽若前訓爲本則大樸不得不復矣以緝熙庶績爲念則五刑不得不措矣以祇奉宗廟爲心則五教不得不敷矣而尚有未流未措未復未敷之問此乃陛下勞謙之德太過故不自見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見其功也臣何足以知之然臣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此言王者行道非始

之難終之實難也陛下又能終之則太平
之風大同之俗如指掌耳豈止化流樸復
刑措教敷而已哉
臣鄙人也生仁壽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
進士舉及第又以拔萃選授官臣之名旣
獲貳成君之祿已受一命雖天地不求仁
於菟狗而畎澮思委濶於滄溟惓惓之誠
蓄之久矣幸遇陛下發旁求之詔垂下濟

之恩詳延謨猷親覽條對逢不諱之日雖
許極言當無過之朝不知所述無裨清問
有負皇明仰冒宸嚴伏待罪戾謹對
臣幸逢昭代得列明庭慙無嘉言以充清
問輒罄狂瞽惟陛下擇之謹對
臣生聖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
覩陛下升平之化謬膺詔選充賦天庭安
足親承德音條對清問逢旁求之日雖許
直言當已理之朝將何極諫塵黷聖鑒俯

損益之名無脛而走矣陛下得不慎之哉
伏惟觀於斯察於斯使一言一動無所苟
而已矣言動不苟則天下之望塞焉天下
之心歸焉日學無然心歸於下之地也天
必平六教必成化必至宗在敬其終日六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策事雖易舉政則難
成豈文之空垂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
質所疑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焉
在陛下敬始慎終之所致耳臣聞先王之

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也淺行之
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小大之應其
猶影響矣然則天下至廣王化至大增減
損益難見其形是以政之損者雖不見其
日損必有時而亂也教之益者雖不見其
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誠勤其
政慎其始敬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
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不
可月會其教化之深淺歲計其風俗之厚

薄焉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
化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者
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終而至也
陛下誠能久而終之則何慮政不成而化
不至乎
七不勞而理必在順人心立教
問方今勤郵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
懲勸未行何則上古之君無爲而理今不
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爲得至於此

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皇之爲君
也無常心以天下心爲心五帝之爲君也
無常欲以百姓欲爲欲順其心以出令則
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故
風號無文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
所以無爲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後代反
是故不及者遠焉臣請以三代已後之事
言之臣聞後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後
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三五之位

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竊驚恠之然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己心爲心抑天下而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爲欲拂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苟或心與道未合政與欲並行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雖宵衣旰食勞體勵精纒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設教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寡懲賞雖厚而鮮勸此由捨人而從欲是以坐勤多而

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執古御今以三五之心爲心則政教何憂乎不洽以億兆之欲爲欲則懲勸何畏乎不行政教洽則不殷憂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此由捨己而從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爲心臣以爲致貞觀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伏願陛下從而鑑之嗣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而於八風行澆朴甚由教不由時
問眊俗之理亂風化之盛衰何乃得於往
而失於來薄於今而厚於古或曰興替之
道執在君臣又云澆朴之風繫於時代二
說相反其誰可從臣聞代之澆醜人之朴
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時蓋政之
臧否定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
驗覈伏請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臣聞周
德滯衰君臣陵替蠶食瓜割分爲戰國秦

氏得之以暴易亂曾未旋踵同歸覆亡炎
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
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
安禮讓自興刑罰不試升平之美鄰於成
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魏晉迄
于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建
區夏未遑緝熙迨于太宗玄宗抱聖神文
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啓沃無怠
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

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
不伏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
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
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
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
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
甚一代不應衰而復盛澆而復和必不爾
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
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

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
言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漸澆
訛不及質樸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
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又按禮記
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
言萬民之從五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若
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
節則稂莠植而秕稗生故教化優深則廉
讓興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訛僞起而姦

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則念損嬪嬙
之數故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之
又感之則天下和平矣將欲致王化於雍
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羲軒之
道也則思興利而除害侷唐虞之聖也則
思明目而達聰師夏禹之德也則思泣辜
而恤人法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而愛物
鑒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觀
周之興也則思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弘貞

觀之理也則思闡房杜之讜議以致升平
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臻
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澤流行矣行之
又行之則天下雍熙矣
昔者十王澤流人心感在怨已及物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怨
已及物而已夫怨已及物者無他以心度
心以身觀身推其此爲以及天下者也故
已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已欲壽則念人

之嘉生也已欲逸則念人之憚勞也已欲富則念人之惡貧也已欲溫飽則念人之凍餒也已欲聲色則念人之怨曠也陛下念其重擾則煩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則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憚勞則土木之役輕矣念其惡貧則服御之費損矣念其凍餒則布帛麥禾之稅輕矣念其怨曠則妓樂嬪嬙之數省矣推而廣之念一知十蓋聖人之道也始則憇已以及人終則念人而及已故怒之又怒之則王澤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精而十黃老術在尚寬簡務清淨則西楚人儉朴俗和平無感於人自外於世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淨之理

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
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
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
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
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
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
人自樸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誠
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又曰十二政化速成則由不變禮不易俗

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弘簡易
而已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臣聞伯禽之
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太公
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五月而政成故
周公歎曰夫平易近人必歸之魯後代
其北面事齊矣此則煩簡遲速之効明矣
伏惟陛下鑒之
其
號令
三號令
而令
一則行
推誠則化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而其心故聖人專

之慎之然則號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
故安在令既行而心猶未一者其失安歸
欲使下令如風行出言如響應導之而人
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漸豈無其要
臣聞王者發施號令所以齊其俗一其心
俗齊則和心一則固人於是乎可任使也
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之心萬
人萬心若不以一之則人人之心各異
矣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除亂莫

先乎令者也故聖王重之然則令者出於
一人加於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夷如風
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易渙汗
之義言號令如汗渙然一出而不可復也
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
由令不一也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
蓋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於
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也行
於踈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可

以不一而理况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
衆然則令既出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
由上之不能行於已推於誠者也凡下之
從上也 不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不從
力之制從上之所爲也蓋行諸已也誠則
化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申
而今不明矣苟不行之於已雖家至戶見
而人不信矣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自修
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爲有諸已者

而後求諸人責於下者必先禁於上是以
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導之斯行禁之斯止
使天下之心顯顯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
已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
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
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發源蓋是謂也
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者哉然亦曰雖前於禁之與
開善亦四辨興亡之由與由善惡之積

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乎抑亦繫於君乎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天地不能頓爲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爲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繫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

又歸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苟有惡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王知其然故則天上不息之道以修己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於中也慄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慄乎若馭朽索猶懼其末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樂同於人敬慎

著於已如是而不興者反是而不亡者自
生人已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為百王興亡
之漸在於此也古者其不出野者若思於
不世十五忠敬質文損益其外中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爲
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耶
道有優劣耶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
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於相反相
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

家祖述五帝憲章三代質文忠敬大備于
今而尚人鮮朴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
弊其道如何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
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無爲無爲故
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
易也禮者有作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
故殷周相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
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於人人道以善教
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

其民野教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
於地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
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
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
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
僂救僂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
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
運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
於時而質與文俱致於理標甚教則殊制

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同根於
冥化共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
元氣共成於歲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焉
我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代典謨不易之
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
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
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
始終若循環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
觀周之弊也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

名祚因中絕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晉以還未有繼而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猶利而巧伏願陛下以繼周為己任以行夏為時宜稍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僂斟酌於教經緯其人使瞻前而道繼三王顧後而光垂萬葉則盡善之道大同之風不專於上古矣

奏其十六議祥瑞節辨妖灾昧妖同昧氣

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斯豈國之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桑穀之妖反為福於太戊大鳥之慶竟成禍於帝辛豈吉凶或僭在人將休咎不常其道儆戒之徵安在改悔之効何明又祥必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為無災亂代或聞其有瑞報施之道何謬濫哉臣聞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非孽生而後邦喪非祥出而後國興蓋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則昏聖爲祥孽之根妖瑞爲興亡之兆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人氣而生然則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政之昏亂腥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妖瑞爲福先妖爲禍始將興將廢實先啓焉然有人君德未及於休明政不至於昏亂而天文

有異地物不常則爲瑞爲妖未可知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寤君心俾乎君修改悔之誠以答天鑒如此則轉亂爲治變災爲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聰飛雉雉于鼎宋景有罰熒惑守於心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已則昇耳之異自殄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謂明矣速矣且高宗三代之賢主也有一德之違亦謫見于物宋景列國之常主也有

一言之感亦冥應乎天則知上之鑒下雖
賢王也苟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雖常主
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不滅
而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
不至足明休徵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道
者祥反成妖悟天鑒者災亦爲瑞必然而
已矣抑臣又聞王者之大瑞在乎天地泰
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賦
役輕服用儉兵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肖
者退聲教日被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此
之謂嘉瑞也王者之大妖在乎兩儀不泰
四氣不和風雷不時水旱不節五穀不稔
百騰不藏徭役煩征賦重干戈動刑獄作
君子隱小人見政令日缺怨讟日興此之
謂咎徵此之謂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
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妖一草一
木之恠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鈞信
非休咎之徵興亡之兆也何則隱見出處

非不乎常明聖之朝不能無小災小沴衰
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質帝王
之疑明天地之意耳王者但外思其政內
省其身自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有區
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之能立道之能
行雖有瓊瓊之妖不足懼也臣竊謂妖祥
廢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備
而書之

卷十七興五福銷六極

問昔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
以精究天人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
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沴何感而生將
欲辨行可明本末又今人財耗費既貧且
憂時沴流行或疾而夭思欲銷六極致五
福毆一代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施
爲可致於此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
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爲德
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仁以之用

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
然則和者生於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
邪也不過也不及也若人君內非中勿思
外非中勿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
其中則人得其所以人得其所以和樂生焉
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
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訢
合網緼積爲壽蓄爲富舒爲康寧敷爲攸
好德益爲考終命其羨者則融爲甘露凝

爲慶雲垂爲德星散爲景風流爲醴泉六
氣叶乎時七曜順乎軌迨于巢穴羽毛之
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
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致也若人君內非
中是思外非中是動動靜進退不得其中
故君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以人不得其
所以則怨歎興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則天
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
不和於是乎三不和之氣交錯堙鬱伐爲

凶短折攻爲疾聚爲憂損爲貧結爲惡耗
爲弱其羨者潛爲伏陰滯爲愆陽守爲彗
星發爲暴風降爲苦雨四序失其節三辰
亂其行迨于襁褓卵胎之生皆夭闕而不
遂木石華蟲之恠皆糝雜而畢呈夫然者
不中不和之氣所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
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昭然哉臣伏見比
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疹所加衆或有
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於是救

之以廣利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
憂爲樂變病爲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
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
源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憂之所自
欲救人之病先思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絕
之則人憂自弭也知所由以去之則人病
自瘳也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
寧鼓之以安樂之音則人易和悅斯必應
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銷五

福待此而作如是可也陶三才謬濫之氣
發爲休祥毆衆代鄙夫之人臻乎仁壽中
和之化夫何遠哉以地瘠之淋與凶風
之與十八辨水旱之災由明存救之術
問狂常雨若僭常暘若此言政教失道必
感於天也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
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政則
盈虛之數待言如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
安用二義相戾其誰可從又問陰陽不測

水旱無常將欲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
凍餒凶歉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
日何計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
歷代之術可明徵焉臣聞水旱之災有小
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
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
之定數其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小大本
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
強暴者或誅罰不中刑獄有寃濫者或小

人入用讒佞有得志者或君子失位忠良
有放棄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或鰥寡
孤獨有困死者或賦斂之法無度焉或土
未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傷之氣憤怨之
誠積以傷和變而爲沴古之君人者逢一
災偶一異則收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
軍鎮之中無乃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
乃有冤濫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
耶放棄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內外臣妾

無乃有幽怨者耶天之窮人無乃有困死
者耶賦入之法無乃有過厚者耶土木之
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有一於此則是政
令之失而大地之譴也又洪範曰狂恒雨
若僭恒暘若言不信不乂亦水旱應之然
則人君苟能改過塞違率德修政勵敬天
之志虔罪已之心則雖踰月之霖經時之
旱至誠所感不能爲災何則古人或牧一
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風

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通况王者爲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况於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則唐堯九載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于時德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災炎炎爛石之沴非君上之失道蓋

陰陽之定數矣此臣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未能違時能輔時也將在乎廩積有常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雖凶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儲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恩信者行於安月用於危時夫如是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強勝天蓋是謂矣斯亦圖之在早備之在先所謂思危於安防

勞於逸若患至而方備災成而後圖則雖
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世
而下不凍餒者何哉非家至戶見衣食之
之蓋能均節其衣食之原也夫天之道無
常故歲有豐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
盈必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
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斂散之所以持
豐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穀帛之生
藹而均之不啻足矣蓋管氏之輕重季懂

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者可謂不涸之食
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則貴糴而以利
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糶以活餓殍若水旱
作沴則資爲九年之蓄若甲兵或動則餽
爲三軍之糧上以均天時之豐凶下以權
地財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
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禳禱之術凶荒
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有雩天地以
牲牢禱山川以圭璧祈土龍於玄寺舞群

巫於靈壇徙市修城貶食徹樂緩刑省禮
務嗇勸分殺哀多婚弛力舍禁此皆從人
之望隨時之宜勤恤下之心表恭天之罰
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
必欲保邦邑於危安人心於困則在乎儲
蓄充其腹恩信結其心而已蓋義農唐虞
禹湯文武皆由此塗而王也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五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六

策林三章凡十七首

十九息游惰

二十平百貨之價

二十一審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二十二不奪人利

二十三議鹽法之弊

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

二十五立制度

二十六養動植之物

二十七請以族類求賢

二十八尊賢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三十審官

三十一大官乏人

三十二議庶官遷次遲速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三十四牧宰考課

三十五使百職修皇綱振

由天十九息游惰勸農桑議賦稅復租

庸罷緡錢用穀帛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餒者一婦不蠶

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命繫焉國

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心地有遺力守

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

然豈懲戒游惰之法失其道耶將敦勸農

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臣伏見今之人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蚩蚩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雖水火蹈焉雖白刃冒焉故農桑苟有利也雖日禁之入亦歸矣而況於勸之乎游惰苟無利也雖日勸之亦不爲矣而況於禁之乎當今游惰者逸而利農桑者勞而傷所以傷者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所以輕者由賦斂失其本也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

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糴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旣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壠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旣懸利病相誘則農夫

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
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磬人力
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
臣常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
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
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
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
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
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

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
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
已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
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爲
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匹夫多少爲等
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
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
趨末者迴心游手於道途市肆者可易業
於西成託跡於軍籍釋流者可返躬於東

作欲其浮惰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斂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而人豐財矣念異貨之敗度則寡欲而人著誠矣念奇器之蕩心則正德而入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已化入也如此是必應之如響答順之如風行斯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欲其浮惰其可得乎

陳歛散之法請

禁銷錢爲器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夫然豈殖貨歛散之節失其宜耶將帛布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也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夫

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
賤以歛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
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
則下無廢財棄物也斂散得其節輕重便
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
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方今關輔
之間仍歲大稔此誠國家散錢歛穀防儉
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
又見今人之弊者由銅利貴於錢也何

者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
也私家銷錢爲器破一錢成數錢之利也
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官家之歲鑄豈能
勝私家之日銷乎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
而用重矣今國家行挾銅之律執鑄器之
禁使器無用銅銅無利也則錢不復銷矣
此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也

二十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問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

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
欲轉勞爲逸用富易貧究困之由矯其失
於既往求安之術致其利於將來審而行
之以康天下雖無陳述阻難不致
臣聞近古已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
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
臣雖狂瞽然粗知之臣竊觀前代人庶之
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
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

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億兆之人奉其一
君則君之居處雖極土木之功殫金玉之
飾君之衣食雖窮海陸之味盡文采之華
君之耳目雖愒鄭衛之音馱燕趙之色君
之心體雖倦畋漁之樂疲輟跡之遊猶未
合擾於人傷於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
也然則一縱一放而弊及於人者又何哉
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左右頒於方鎮方
鎮布于州牧州牧達于縣宰縣宰下於鄉

吏鄉吏傳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人等級若是所求既衆所費滋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亦君好則臣爲上行則下効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寘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人實何堪其弊此又爲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

君之躁靜爲人勞逸之本君之奢儉爲人富貧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是以聖王之修身化下也宮室有制服食有度聲色有節畋遊有時不徇己情不窮己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

心德形乎身政加於人化達於天下以此
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
則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術
以臣所見其在茲乎臣以親請查劍而曰
共其二十二不奪人利本議鹽鐵與權酷
天下誠厚歛及雜稅並善賦賦天下之
問鹽鐵之謀權酷之法山海之利關市之
征皆可以助佐征徭又慮其侵削黎庶捨
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奪利於生人取

捨之間孰爲可者

臣聞君之所以爲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爲
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若
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不能也苟
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旣不自地出
又非從天來必是巧取於人曲成其利利
則日引而月長人則日削而月朘至使人
心窮在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
所以王者不殖貨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

不入於府庫折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慮其利穴開而罪梯構然則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萬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斯富矣故唐堯夏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稅除關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亦國足而人富安矣何則欲節而用省也秦皇漢武隋煬之時雖入太半之賦徵逆折之租建權酷之法出舟車之筭亦國乏

用而人貧弊矣何則欲不節而用不省也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沮海不能實漏卮夫利散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人勞而貧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君孰與不足禮記曰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體勞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臣又聞地之生財多少有限人之食利衆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彼

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
無異政家無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
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則利生利不
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如皮盡於毛
下本或不與存之同也囊漏於貯中利將
焉往與奪利害斷可知焉是以善爲國者
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貨不用
計數之吏不畜聚斂之臣臣聞權筦之謀
則思侵削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

人然後德澤流而謠詠作矣故曰利出一
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
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二十三議鹽法之弊論鹽商之幸
臣伏以國家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
法久則弊起弊起則法隨利厚則奸生奸
生則利薄臣以爲墮薄之由由乎院場太
多吏職大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歲考其
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賞罰焉院場既多

則各慮其商旅之不來也故羨其鹽而多
與焉吏職既衆則各懼其課利之不優也
故慢其貨而苟得焉鹽羨則幸生而無狀
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
所以鹽愈費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
法雖行而奸緣謀雖存而利失今若減其
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麤謹鹽量之
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鹽不誘
商則出無羨鹽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貨
矣鹽不濫出貨不濫入則法有張而利復
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
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產入爲鹽商率皆多
藏私財別營裨販少出官利唯求隸名居
無征徭行無權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
於私室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筦
權明矣蓋山海之饒鹽鍊之利利歸於人
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既不
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幸人姦黨得以

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剗革弊
法沙汰奸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折毫
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
之
無
議
罷
漕
運
可
否
盟
樂
休
盡
人
問
秦
居
上
腴
利
號
近
蜀
然
都
畿
所
理
征
賦
不
充
故
歲
漕
山
東
穀
四
百
萬
斛
用
給
京
師
其
間
水
旱
不
時
賑
貸
貧
乏
今
議
者
罷
運
穀
而
收
腳
價
糴
戶
粟
而
折
稅
錢
但
未
知
利
於

彼乎而害於此乎

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
關輔以省其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爲救一
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爲長久之法則不知
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
洛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
於傷農困則難於發租賤則易於乞糴斯
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矣此臣所謂救
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爲法循以爲常

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所湊也萬人所會也六軍所聚也雖利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得充其費况可日削其穀月朘其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捨利害可明徵矣夫賫歛糴之資省漕運之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

其害輸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非他蓋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汎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矣此臣所謂若以爲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

夫其二十五立制度 節財用均貧富禁
大會兼井止盜賊起廉讓身又之哉限不
問夫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
限奉無窮則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
嗜欲故不足者爲斫爲盜有餘者爲驕爲
濫今欲使食力相充財欲相稱貴賤別而
禮讓作貧富均而廉耻行作爲何方可至
於此心四陰六矣如人所不類其德大凡
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

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本在乎制度
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下均地財中立
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長
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
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
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
則反傷乎人之生焉故作四時八節所以
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爲沴也聖人
制五等十倫所以倫衣食等器用不使之

踰越爲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有常力人之用財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祿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賓婚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儉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欲而貧困凍餒奸邪盜賊

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貴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之弊而富安溫飽廉耻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

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聲豔
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濫刑攻之
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
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諂之言聚斂之計
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
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
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戎焉將在乎寢食
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
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

不思二十六養動植之物其以豐財用以
致麟鳳龜龍無不思其買買者曰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欲
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
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
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
取之以道是以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野
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蟲未蟄
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漁不竭澤

畋不合圍至於麇卵蚘螻五穀百果不中
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鼈不可勝
食矣財貨器用不可勝用矣臣又觀之豈
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使信及豚魚
仁及草木鳥獸不狘胎卵可窺麟鳳効靈
龜龍爲畜者亦由此塗而致也而古之聖王
用之二十七請以族類求賢則而人之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賢者罔
不思効其用然兩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

求之其術安在不以其類求賢則而人之
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
思効其用然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
無由者豈不以貴賤相懸朝野相隔堂遠
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悽悽之誠何
由上達雖君有孜孜之念無因下知上下
茫然兩不相遇如此則豈唯賢者不用矧
又用者不賢所以從古已來亂多而理少
者職此之由也臣以爲求賢有術辨賢有

方方術者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近
取諸喻其猶線與矢也線因針而入矢待
弦而發雖有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不
可得也夫必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
有倫若以類求必以類至此亦由水流濕
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夫以德義立身
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險僻以正直克己
者必用於正直不用於頗邪以貪冒爲意
者必比於貪冒不比於貞廉以悖慢肆心

者必狎於悖慢不狎於恭謹何者事相害
而不相利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
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
此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思因
針待弦之勢欲辨而別之也則察流濕就
燥之徒得其勢必彙征而自來審其徒必
群分而自見求人之術辨人之方於是乎
在此矣

開國二十八尊賢日請厚禮以致大賢也

問國家歲貢俊造日求賢良何則所得者
率尋常之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
大賢乎將求之不得其道乎之古然其也
臣聞致理之先先於行道行道之本本於
得賢得賢之由由乎審禮若禮之厚薄定
於此則賢之優劣應於彼故黜位而朝西
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以
色則友之才至矣展皮幣之禮盡揖讓之
儀則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

則左右之才至矣憑几據杖以令召焉則
厮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
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厮役者亂然
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
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圖帝
而成王圖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
成王圖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爲
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
爲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

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况開帝王之業垂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風師友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美盡善之事畢矣

容易其舉耶不聖矣不
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有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違濫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伏惟申

命所舉深詔有同量其短長之材授以小
天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殿最得人者
行進賢之賞謬舉者生不當之辜自然上
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轅輪
以相求俾夫草靡風行達于天下天下之
耳盡爲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爲陛下視明
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
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凝
神端拱而天下理矣

其要三十審官須量才授職則政成事舉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將
欲正之其失安在
臣聞夫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
成者由官與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小大繁
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政
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
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
乎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

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能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不相及豈不宜哉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枘者無圓方之謬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修其要彝倫日序庶績日凝又何患乎事不

舉而政未成哉曰政未成者三十大官之人謂由不慎選小官

也

問國家台衮之材臺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將欲救之其故安在曰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舍之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於祕著校正畿赤簿尉雖未盡是才常六七焉然則畿赤之吏

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祕著之官不獨以
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郎之推
輪公卿之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其人
臣竊見近日祕著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
簿尉唯以資序求未商較其器能不研覈
其才行至使頃年已來臺官空不知所取
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且
以資序得者僅能參於簿領以門地進者
或未任於鉛黃臣恐台衮之才臺省之具

十年已後稍乏其人又頃者有司懲趨競
之流塞徼倖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
校正校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爲文
權以救弊蓋以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
者有司難於掄材易於注擬因循勿改守
以爲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雖資序
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臺省缺
真曾莫擬議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
思以復艱革其前失廣丞郎推輪之本疏

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則良能之材必是用
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樂者至公洪大懸
當三十二議庶官遷次之遲速蓋嘗疑
問先王建官升降有制遷次有常此經又
之道也或云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
爲官吏者可長子孫豈今古之制殊乎不
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也今欲速遷而勸善
恐誘躁求之心將令久次而望功慮興滯
用之歎疾徐之制何以爲中首同辨法賦

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
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爲
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雖善惡難知不過
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爲官吏者不可
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
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
廢矣若過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不黜
而勸善之法缺懲惡之典隳矣大凡內外
之官其略如此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莫

先於二千石乎臣竊見近來諸州刺史有未兩考而遷者豈爲善成政之速速於聖賢耶將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遷之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善惡未著莫得而知耶將有司遺忘而不舉耶不然何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之職四考遽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爲吏能有聞者旣以四考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

名辨其實則在陛下獎糾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雖久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試垂意而察焉開古昔信以引六十三革吏部之弊矣都密其疎不問吏部之弊爲日久矣今吏多於貲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姦偽日起其計何生馳騫日滋其風何自欲使吏與貲而

相得名與實而相符趨競巧濫之弊銷公
平政理之道長妍蚩者不能欺於藻鏡錙
銖者不敢詐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
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時皆共病不
知其然臣請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戶以
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
士吏官負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
於官入邑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
武而筮仕者衆冒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
不得人負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
生斯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
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
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旣少則
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
之官一命已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
案資署官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
別否臧者乎至使近代以來滯而成弊真
僞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

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
以成奸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
師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
其才矣使諸邑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
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
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
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
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
變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拆於一面百職斷

於一心功相萬也得失相懸豈不遠矣臣
以爲芟煩刻弊莫尚於斯

三十四牧宰考課議殿最未精又
政不由已

問今者勤恤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材亦
既得人使之爲政何則撫字之方尚未副
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我勤恤之
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陳其故以
革其非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蓋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王之風教由之而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勤恤黎元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窺粗知其由矣臣

聞賢者爲善不待勸矣何哉性不忍爲惡耳愚者爲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爲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的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捨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是知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況天下牧宰中人者多去惡遷善皆得勸沮伏以方今殿最之法甚備黜陟之令甚明然則就

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真不能識也雖有齊竽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濬亦將失善善苟未勸濬或未懲欲望副陛下勤恤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或恐難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也敷求俊乂而四兇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偽之徒雖

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爲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爲臭使蘭化爲艾也且聖人之爲理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夫秉其樞操其要刻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爲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

政所未至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風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况又力役之限賦斂之期以用之費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度以上之緩急爲節不以下之勞逸爲程縣畏于州州畏于

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由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爲理矣

三十五使百職修皇綱振

夫百職不修萬事不舉皇綱弛而不振頽

俗蕩而不還者由君子謹直之道消小人

慎默之道長也

臣伏見近代已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

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爲賢能以直言
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
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
滯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
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識者腹
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至使天下有
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
鋒刃也慎默之俗一至於斯此正士直臣
所以退藏而長太息也豈直若此而已哉

蓋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
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及謂率職而舉
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
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法
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勸惡者懲百職修
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以爲歷代之頽俗
非國朝不能革也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
能振也革振之術臣粗知之何者夫人之
蚩蚩唯利是務若利出於慎默則慎默之

風大起若利出於讜直則讜直之風大行
亦猶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自歸之
者無他溫涼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
至公統天下以至明御群臣使情僞無所
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讜直強毅舉正彈違
者引而進之有若慎默畏忌吐剛茹柔者
推而遠之使此有利彼無利安得不去彼
取此乎斯所謂俾人曰從善遠罪而不自
知也如此如此則百職修萬事舉皇綱振
頽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矣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六

蘇翁蘇太平之風尚儉而遠矣



